

樹之畸人

「生命對我而言，似乎就像一棵仰賴地下莖而活的植物，它真實的生命無法看見，隱藏在地下莖裡；而地上所顯現的部分只持續一個夏天，隨即凋零消失——一個短暫的幻影。一旦想起生命與文明無止盡的生長與衰敗，我們便無法逃避那徹底虛無的感受，但對於那個在恆常流動的現象底下堅忍存活的事物，我從未喪失對它的感知；我們看見的是花朵，會消逝，但地下莖仍舊活著。」

——榮格《回憶、夢、省思》

樹人本來並不叫作樹人，自從和這棵樹脫不了關係之後，他原本的名字早已被人遺忘。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見到他的人，很自然就以樹人稱呼他。

這個男人，幾年前的春天，生命出現了巨大的轉變。他從未料到，偶然的一次尋常呼吸，會帶來意外的發展。

現在的樹人看起來，久未修剪的頭髮和濃茂的枝葉纖纏在一起，而樹木突出的軀幹遮掩了他半邊身體，成為保護色的披肩，也是他的樹皮面具，讓他在這些日子以樹人為名，扮演一個界線模糊的角色，延伸出一種演出的自我。

如此人樹相連的複合體違反自然，他卻以這樣的身體真切適應了世界。初見樹人的人總會驚疑這樣的身體如何正常生活，好像是樹木寄居在他的身體，又像是他將自己放進了樹的軀殼。

過去這些日子的累積，樹大成蔭，像一朵安靜的雲，他的樹蔭提供人們棲息的場所，越來越多人來找他，與他說話，在其深色的庇蔭下感到安心，他感覺自己如童話中的樹洞，承裝了許多聲音。因為這棵樹的陪伴，他可以承受更多雀鳥和藤蔓的重量。

對樹人來說，氣溫是一個指標，當生存的溫度高到讓人們以為身處鍋爐，悶熱難耐，他深黑的樹蔭就會吸引人們走向前來。

例如這個身上帶有蘑菇氣味的女人來到他的門前，是一個剛下過雨的夏日黃昏，樹人從她深若潭水的無神黑眸以及額頭、衣服的皺褶得知，這女人的內部幾近碎裂，來自某處的擠壓耗損她太多精力，致使她的氣息越來越微弱，快要失去生的意欲。

然而蘑菇女人仍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擁靠著他，像海中遇見浮木那樣。有時候被暗潮吞沒的人需要的，不過就是這樣沉默的倚靠，安靜能蓄積力量，樹人想著，因此他不急於拋出任何話語，讓樹的氣味悄悄流洩，安定她的神經。

不久，蘑菇女人張開乾涸的嘴，頭幾句話極為沙啞，聽起來像從訊號干擾嚴重的話筒傳來，只能隱約辨識幾個字詞，樹人一度還以為她會咳出灰塵，把那些積存在體內的灰塵一起嘔出來，好清除胸中的壘塊。蘑菇女人觸摸他身上的枝葉，從她的就診經驗談起，說她服用那些標榜有效的彩色藥丸長達數月，每天醒來，腦袋、心臟、腹部和不知名的某處被切割的疼痛仍無法停止，而無孔不入的低頻噪音，在她的腦袋中揮之不去。

樹人從蘑菇女人的描述中得知，她結婚之後像是被移植到另一處，甚至可說是寄生在別人的生命之上。一開始是水土不服，沒辦法從寄居之處得到所需的營養，後來發現連自立的能力也一吋吋喪失。

傾聽到最後，樹人對這名受他身上枝葉吸引前來攀談的憂傷女人，慣例抱歉地表示：「我沒辦法確切為你指出接下來的方向，但我會準備好休息的地方。也請你相信，現在與未來的我們，不只是我們的過去。」

蘑菇女人告訴他：「當人們尋找一個適當的樹洞，其實並不指望洞裡傳來聲音，有時不過是為了確認自己仍然有向外傾訴的能力。」

蘑菇女人就這樣坐著，寧安的氛圍讓她浮現仰躺水面的放鬆景象，直到她知道自已已經度過艱難的時刻，直到四周的景物已完全蒙上一層黑暗，她才起身告別。

女人離去之後，樹人知道很快會有另一個感到缺氧的訪客到來。他同樣會一視同仁對待他們，像過去上千多個日子做的那樣，對他們的秘密守口如瓶。

* * *

那一年的某一天，連續幾日他感到自己的胸口有種被撕裂的痛楚，似乎被關在其中的某物抓開一個缺口，好讓它逃出這個身體，感覺難以控制的一股力量即將破門而出，令他不時蹙緊眉頭。

他以為是咳嗽或過於用力的噴嚏拉傷了胸部的肌肉，過幾日即會好轉，但過了一週之後仍未見好，當他看見掌心的血漬對他綻開殘酷的笑，不由得生出了墜落深淵的暈眩，像一瞬間被人連根拔起，不知身處何地。

他來到了醫院檢查，坐在明亮而清冷的候診區，他不斷揣測胸痛的由來，是肺炎、肺腫瘤，或是由心臟疾病、血管阻塞所引起之胸痛，不管是哪一種，他意識到，原來生命的繩索隨時會從手中鬆脫。以為從容在握，豈知滑溜如魚。

照了 X 光和胸部超音波，那些機器讓肉體透明，以顯影骨骼和病的印記。頭髮半白的醫生指向牆壁的人體器官圖，向他說明肺的構造：

「肺柔軟而有彈性，呈海綿狀，充滿空氣，也是時刻與外界交流的器官。」

他從 X 光片裡看到肺野(lung field)的兩片黑，那黑散發未知的危險氣息，讓肺成為一座令人忐忑的迷霧森林。而肺確實藏有樹林，左右兩支白色樹狀的肺紋(lung marking)，是肺各部位的供給管道，如枝葉般開展成兩片倒掛的樹。醫生告訴他，他的肺有肺紋增加的情形。

「肺裡有異物。看起來似乎長了什麼東西，可能是腫瘤，但形狀十分奇異，像一隻張開的小手。」

醫生進一步將新型的前導探測鏡伸入他的肺野，小心翼翼前往這處微光之林一探究竟，不久就遇到了阻礙，醫生低頭端詳，然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轉向他，彷彿他蛇吞下了什麼龐大的東西。

「你的右肺長了一棵樹苗。」

「『長了』一棵樹苗？」

「真是前所未聞，但從畫面看來，確實是這樣沒錯。」醫生發現，在他肺裡作祟的，是一棵三、四公分高的小松樹。研判大概是他在戶外，無意間把一顆種子吸進肺裡。種子在濕潤富含空氣的肺裡發芽，長成了一棵小樹。小樹成長之後，針葉戳破了肺部，引發他咳。

松樹把我的肺當成生命的土壤了嗎？在醫生的說明中，他恍惚想起，上個月和葉去了一趟山上，也許就是事件的開端。那是某日他們飯後交換閱讀一份當天的報紙，兩人視線同時停留在一則已不是新聞的新聞：

空污警報！環保中心今天發出警訊，表示 I 島北部至中部地區因擴散不佳影響，細懸浮微粒濃度偏高，部分地區已達紫色極高等級。

根據環境保護中心空氣品質監測網數據顯示，K 城的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已超過每立方米 277 毫克，達紫色極高等級。I 島其他地區的 PM2.5 程度亦達高等級。大氣之中懸浮微粒濃度較高，將使景物呈現朦朧感、降低能見度，白天常被誤以為是霧氣現象，提醒上述危險地區多加留意防範。預計 PM2.5 飆高的髒空氣型態至少將持續一整季，也許，會一直持續下去。

衛生局再三提醒民眾，若出現身體不適，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症狀，應減少體力消耗，尤其有心肺、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之成人與孩童及老年人等高敏感族群，應減少屋外活動，氣喘疾病者可能需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率。若須外出，應戴一般外科級以上口罩，以儘可能阻絕空污霾害。居民從室外進入室內，可加強清潔鼻腔、眼睛及洗手等衛生防護；空污警報期間，室內應適當關閉門窗，並建議啟動具有過濾 PM2.5 效能的空氣清淨機。

葉說這個城市的空氣髒污已久，早上感覺不到天亮，遠方的山丘總是被塵霧所遮，失去原來的形貌。每一次呼吸，都讓他感覺到自己吸入了一些若有似無的東西，除了空氣中瀰漫的高濃度重金屬和致癌懸浮微粒，他還吸進一些別的，像是恐懼和無奈之類的抽象之物。因此他提議週末去呼吸些乾淨的空氣，否則簡直透不過氣來。（葉說這些話的時候，不慎嗆到飲之過急的水，而顯得應景而有說服力。）

「不說 PM2.5，光是每天回家，都可以發現桌面和地板新生的灰塵，可以抹黑整雙手。每日一遍遍的洗擦，盆內的水總是變成深灰色。門戶明明緊閉，你不知道這些灰塵從何處來，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會持續多久。」葉的表情也好像積了灰塵般模糊難辨。

他還記得相約出門的那天早晨，七點剛過，他邊吞下一個呵欠邊鎖上門。隔壁的先生正蹲在門口的盆栽前，觸摸萎軟的葉片，苦惱地向他抱怨這些植株明明擁有充足的日照和水分，以及營養的肥料，但總一副病恹恹，缺乏生意的模樣。

他看著鄰居略顯睡眠不足的側臉，對他說：「環境未必能決定結果。也許它們只是一時的食欲不振而已。」他想說而未說出口的是，這位先生從未理解這棵

小小植株的無聲語言，他看到鄰居張著迷茫的眼，他想那是還沒睡醒的緣故。

他和葉離開市區，經過密集的市招，穿過曲折的巷弄，與那些皺著眉頭的居民擦肩（可見他們髮間和皮膚上的塵埃積聚又飄落），將城區的喧嘩拋諸腦後，兩人一路往高處走，經過兩個小時後，他們抵達 K 城邊境的山區，城市的小小綠肺所在。

葉說，這裡的每棵樹都活得比我們揚眉吐氣。他以汗濕的毛巾遮掩口鼻，咳了好幾聲。這時候他還不知道，葉的肺葉已悄悄被另一種灰塵所盤據，像其他防備不足的 K 城人一樣，因肺部的積塵，呼息越來越淺，咳嗽的時候越來越多。

葉將耳朵靠在一棵枝葉繁茂的樹上，一會又嗅嗅另一棵樹的氣味，或者以額抵著樹幹，細細觸摸粗糙的木表，像對發燒感冒的家人那般關心。葉前後走了幾趟，逐一環抱那些或粗或細，或高大或低矮的樹木，確定自己沒有錯失此區的任何一棵，最後，他背靠在一棵粗高沉穩的樹上，反手合抱，吐出滿足的一口長氣。

接著葉催促他跟隨自己的腳步，「人們時常高估視覺的能耐。你必須用身體感受它們，才能了解它們。學習擁抱一棵樹，也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起初，他不得要領，笨拙的鼻端費力想從樹表嗅出蛛絲馬跡，感覺自己猶如過於急躁的好色之徒，急於一親芳澤，卻造成反效果，樹木拒絕向他吐露任何訊息。狀況就像緊緊盯著對方，只是加速對方的逃離。他改變方式，先觀察眼前樹木的身體，想像這個位置是樹的腰部，這突起的木節是樹的腳踝，眾多的枝幹手臂承接風和鳥的重量，葉髮豐盈，披垂成蔭，他閉上眼睛，放低身子，觸摸木表的紋理，試著感受樹的體溫和觸感。這一刻，他發現自己聽見了先前聽不見的聲音。

他感到自己的肺葉比之前容納得更多，這才發現，城市的灰塵如何縮狹了人的心胸，使他明白，人最低限度的自由，不過就是好好呼吸一口氣。

知道自己肺裡長了一棵樹，雖然心生怪異，但確定並非腫瘤或惡性疾病，還是讓他鬆了一口氣。他想起鄰居的盆栽，放在外面可以行光合作用的植物，生命力居然輸個一顆被身體包住的肺之樹。

醫生告知應即刻開刀取出：「趁它尚未刺穿你的胸肺之前儘快處理。」

預定開刀的這日早晨，當他起床，感覺小樹苗在肺部又增長一寸，搔得他一陣刺痛，像不知輕重的幼兒撲碰。他對著鏡子，鏡子映出他為難的表情，他向體內的樹苗發聲：「我不能收容你了，那裡本非你該生長之處。」他與小苗雖是萍水相逢，也堪稱銘心刻骨了（或者該說銘胸刺肺）。他感受到肺腑之樹在胸前微微搖動，持續抽長枝椏，絲毫不知大限將至。

出門的時候，他又看到了隔壁的男人，他牽拉揉著睡眼的稚子，以故作輕盈的口吻鼓勵孩子多食多學，才會像圍牆內的大樹一樣長大。男人對他說，孩子就像逐漸長大的樹苗，必須好好栽培灌溉。人好比是植物，受到光照的部位會成長得更好。男人頻繁地眨眼，彷彿暗示他應立即給予肯定的回應，又像是說謊而不

由得心虛的模樣。

目送他們的背影，樹人想的是，不管是人還是樹，太用力都會折斷的。不成材的樹木，也就得不到陽光的優惠。然而樹不必賴誰而活，人則恆常得從人群的目光中汲取營養，難以逃離。

往醫院的路上，他若有所失，感覺內心空蕩如步伐踩空，想著胸前的樹苗，因為生錯地方，而被迫提早終結生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許多這樣的事情吧。

等到開刀割除之後，他與這棵樹便再也沒有關係，他是他，樹是樹，就像之前那樣。這個念頭一出現，突然他的心像被針扎了一下，泛起疼痛的漣漪，彷彿是內裡某個更為強烈的念頭拒絕失去這樣的連結。

也許，這株小苗能為這座城市帶來一點純淨的生機，他忍不住萌生了這個念頭。

這些年，I 島負荷過重的發展包袱，那些未被善待的種種，在幾年前的某一天，以鋪天蓋地之姿進行反撲。他還記得那時候，一團黑色的霧凝聚上方，幾乎遮去 K 城半邊天空，如烏鴉結隊盤旋，等到那黑落到了身上，才知道那是濃濁的黑雨，待水分散去，它們化為更細更小的成分，緊緊沾附在居民的屋子和身體各處，存在於每個人的鼻息之間，內臟之間，甚至血液之中，讓他們無從擺脫。

以前人說「洗心革面」，以工業興起的 K 城居民現在則是「洗肺隔面」，對自己容貌稍微在乎的女孩，踏出家門莫不以巾罩面，以隔絕無孔不入的恐怖黑塵，以免蒙塵損容（畢竟那些黑塵可不是多年前大家認識的純粹塵土）。居民的衣著普遍非黑即灰，或者複雜到無法辨識的顏色，以適應當地的空氣品質，至於純白衣物，早就幾乎絕跡，連新娘都不再堅持。

更細更細的灰塵源源不絕地襲來，K 城的人常常感到莫名的胸悶。

直到越來越多呼吸不暢的人求診，醫生為他們進行纖維支氣管鏡檢查，才發現那揮之不去的重量，已經成為他們身體的一部分。檢查時，醫生先向患者肺部注入少量生理鹽水，以提取分泌物進行檢查，發現竟沖洗出墨汁一樣的黑水。研判 K 城空氣中長期充斥大量塵霧，直徑小於 10 微米（0.001 公分）的顆粒吸入肺部，日久導致肺部之阻塞。就如窗戶的紗網，某天再也吹不進清爽的風。

為了疏通清潔身體的紗網，患者只得選擇「洗肺」一途，在全身麻醉狀態下，以大量生理食鹽水反覆沖洗肺部，直到洗滌的水維持清透的本色。整個洗肺過程約需四小時，總用水量達到 10 至 20 公升。洗肺雖有助於維持肺部的功能，但在洗滌肺泡灰塵的同時，也會對肺部造成或多或少的損傷。

根據官方統計，K 城七成以上的居民有呼吸系統的問題，近三成的居民無法擺脫洗肺的治療。為了減輕塵害，醫生建議患者每天早上至少喝下三杯溫暖的開水，定時以蒸氣清洗鼻眼，出門戴上防塵眼鏡與專用口罩。

當空氣汙染的程度屢屢超過安全標準，政府部門和大型企業仍然維持一貫鎮定的姿態，他們調整了某些公開數據，提醒民眾不必太過驚慌，聲稱人體總會自行發展出適應的機制，不久就會習慣。而居民抗議的聲浪並未維持太久，很快地人們的注意力就務實地轉移到如何選購一個高效能的空氣清淨機、吸塵器與防塵

口罩，而不是追究城裡空氣的黑塵來自何處，以及如何驅離。有人說，「這是整個世界的共業，不是我們這個小島甚至小城所能扭轉的情勢。」也有一些不甘如此的聲音，指出應該擬定一套空氣淨化的長期策略，或者考量舉城遷移的可能性。但呼喊的聲音還沒有結束，就已被新的事件或更大更急切的聲音所淹沒。於是，K 城混濁的空氣一直盤據不去，包圍整座城市甚至蔓延全島，而漸漸被視為習慣的常態。

他想，當人肺積聚越來越多的塵土，一棵小樹選擇在肺野生長，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為什麼是他？

他一直沿著城市的邊緣往前走，任憑腦中思緒萬千，好忘記他準備做的事情，不知道走了多久，才發現自己像根飄落的羽毛，早已偏離原來的方向，也早就超過約定的手術時間了。

他再次出現在胸腔科醫師面前，已是數日之後，樹苗已經突出於他胸部的皮膚表面，當醫生看到那鮮明的一抹綠，不由得對他異於常人的忍受力感到驚訝。

「意識到是肺裡的小生命導致，疼痛竟變得比較容易忍受。考慮之後，我決定要以這樣的形式和它一起生活。」他想像一種為人母親的韌性。

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從醫生僵硬的表情，他知道他在從事一件不被認同的行為，醫生也從他淡定的眼神推斷出隱藏在他腦中的決心，知道自己的建議多半徒勞，他仍無法不讓自己也像個母親一樣苦口婆心。

「你以為自己可以成為樹木之母，但你畢竟是肉體之身，會為此付出很多代價，不只是身體上的，你明白嗎？」

「既然它選擇了我，就代表我有這方面的潛質與機會。我不應該逃避。」

「也許你只是錯將巧合當成機緣。將胸前的肺腑之炎，當成小樹給你的肺腑之言。人常常易受誤導、矛盾行事，譬如以鐵窗鋁門保護自己的居處，抵抗外來的威脅，卻使自己因此變成另一種被囚禁的犯人。你之於胸前的小樹，既占有它，又被它所占有。」醫生一邊說著，一邊為他撕裂的皮膚塗上了舒緩的消炎藥膏。

「但它使得原本不可能的未來，如今變得可能。」說完這句話後，他的嘴唇便如貝類般緊閉，靜靜地忍受樹帶來的沙子在柔軟的內裡摩擦，期待痛苦轉化為珍珠的收穫。

在小樹突出胸部表面的那些天，是他最感痛楚的時刻，那半邊的肺，就像灌進海水，常常令他呼吸困難。有時候他看起來像勞動後冒汗，渾身溼漉漉，也像被噩夢滋生的恐怖幽靈追趕而滲汗驚醒的模樣。之後，他在胸前覆以大片沉實的沃土，以此增厚小樹的生存空間，奇怪的是，樹苗雖然日漸抽長，範圍卻僅限於右肺，彷彿它能知覺這片肺野並非樹木棲息的正常土壤，充滿不確定性。隨著小樹漸長，甚至自行將根基轉移至胸前的土壤，後來只在他的肺部留下一小段臍帶般的根連。

自此，以樹人為名的生活像藤蔓逐漸向外延伸，伸向滿布灰塵的 K 城，也伸向接下來上千個日子。

* * *

在樹的枝葉明顯滿滿圍繞他的右臂之後，樹人的身邊聚集越來越多的人。起初多是好奇的人，他們用乾巴巴的眼光，期待他敘述一段令他們提振精神的經驗，好照亮自己的灰臉。他們觀察樹人的臉面是否維持健康氣色，詢問他是否也能像樹一樣行光合作用。（樹人告訴他們，還不到可以成為樹的程度，但其實每個人都能從日光中吸取能量與營養。）後來，人們發現，樹人和樹的氣質越來越近似，覺得這也是一種生存的方法，要抵禦黑塵的覆蓋，也許，得先讓自己變成一棵樹。於是，一時之間，人體盆栽蔚為風潮，草皮背心（外套、披肩）、綠藤髮束、多肉植物外出鞋、盆栽帽子，紛紛附上了 K 城人的身體。樹人看在眼裡，確信這個城市幾乎失去了真正種植的能力。

一位老婆婆在他面前出現，她的身體就像一棵佝僂的樹幹，臉上印刻樹皮的紋路。樹婆婆一次又一次溫柔地觸摸他，彷彿摸著自己家的孩子。樹人問她是否有煩心的事，樹婆婆說，她只是想來關心一棵特別的樹，和一個改變生存的人。

「我以為你應該老得無法接受改變。」話一出口，他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冒昧。

「活到這把歲數，許多改變在我看來已經稱不上改變。或者說，改變原是生命的常態。人們總說要勇於接受改變，但真正的意思是，你不想發生的事，它卻發生了。除了接受，別無他法。」樹人看著她的眼睛，想起了某些重要卻遺忘的部分。

一個身懷六甲的女人來找他，樹人看著她隆起的腹部，像一個神祕的星球。

「懷孕之後，我不停地嘔吐，無法抑制嘴中的酸意，味覺走調，子宮裡那株幼苗的伸展總令我隱隱作痛，終日難安。得知懷上它時，我以為自己能和世界一樣浩瀚，但事實正好相反，因為它而處處受限。我疑惑，當體內加入別的生命，要如何維持原本的自己？」這個顯然失眠多日的女人露出了受困動物的神色。

樹人原本想提醒這位憂愁的孕婦「你怎麼看世界，決定了你的世界」，但這話將責任歸諸當事人，對於一個失去力氣的人顯然過於殘酷，而且一個無法吃到正確食物味道的人，她的情緒也讓她無法辨識客觀的世界。他將身子靠近，為她擋去一些午後的熾光。

「目前你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或者忍耐等待。體內的幼苗會消耗你，也會給你一些別的。雖然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樹人最後決定這麼說。

也有一些來意不善的人們出現，他們掃視包裹樹人右半身的枝葉外衫，彷彿看待一座違章建築。起初，他們圍著樹人，以一種諄諄善誘的姿態勸阻他，後來有些容易激動的人，開始朝他丟石頭或者其他堅硬銳利的東西，趁他不注意時彎折其枝葉，朝他潑水，或者在他的樹枝綁上小燈泡，嘲笑他不過是個引人注意的裝飾。這些人認為他的存在是個壞榜樣，他們當面或者在其背後說他有礙觀瞻，令人心生恐懼，絕非善類。樹人想起某個哲學家說過，為別人好是一種攻擊行為。這些人無法鬆開對「正常」的偏執。他知道，其實這些居民真正害怕的，是心裡面一種無法控制的東西，並不是他本身。人受那種東西的執念驅使，卻以為那就

是本身的意志。那比長在人體的樹苗更可怕，更傷人。

樹人每天打開門戶，傾聽不同的人談論或近或遠的煩惱，內容無邊無際，對方說著，他聽著，有時忘掉了彼此的距離界線，使他不禁生出幻覺，那些訪客是寄生的枝桠，串連他身體的樹，他發覺，自己其實是一個通道，當那些人在擁擠的世界裡竭力吶喊卻發不出聲音，也沒有人洞悉他們臉上的憤慨與破碎的表情，他們漸漸無法確知自己的身子是否真切存在著，樹人便讓那些人通往樹的洞穴，等待那些久久未能消化的東西腐化並分解成新生的養分。

他將繼續長成怎樣的一棵樹？經過了這麼多日子，樹人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他為內心盛滿愁慮的人們提供一個去處，那些脫口而出的話語並非救贖的良藥，只是為了告訴他們，他會盡量保留一個長久的棲息之處。雖然他不是醫生，但他相信，治癒這種行為會以不同形式出現，未必是醫生的專利。當他們需要一點新鮮的空氣，就可以來到他這裡尋找一些呼吸的餘裕。

樹人並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從來不是一個善於助人的正向主義者，有時候當他看著滿布塵埃的天空，就像看著來到他身邊的訪客吐出的二氧化碳及囁語般的煩惱。但他相信，只要地下莖仍舊活著，他身體某處仍能持續生長出嫩綠的新芽，他就能繼續當一個樹人。